



多了一个

在你我的身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多了一个……

天涯社区莲蓬鬼话人气最火热文
让所有人毛骨悚然的军事恐怖小说

Duo Le Yi G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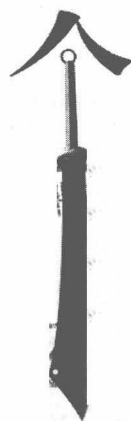
姻 合◎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多了一个



Duo Le

姻 合○著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了一个/姻合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9.10
(悬疑志系列)

ISBN 978-7-5387-2816-3

I. 多… II. 姻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89190号

出品人 张四季

责任编辑 苗欣宇 祁晓萍

策划人 博集天卷·刘志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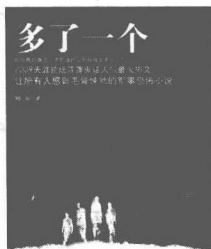
装帧设计 刘 军 张丽娜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。



多了一个

姻 合 著

出版发行/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62
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科/0431-86012939

网址/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/北京嘉业印刷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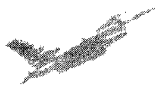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/787×1092毫米 1/16 字数/210千字 印张/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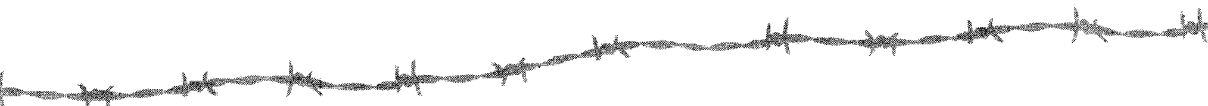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/2009年11月第1版 印次/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/24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人物介绍

1~6 为国民革命军三十一军下属尖刀二连成员。



- 
- 1 副连长陈泉：火车上诡异出现的旅客，故事的讲述者，军校毕业刚参加战争，最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领悟了战争的真髓。时年三十岁。
 - 2 连长周德辉：职业军人，凡事从大局考虑，有杰出的领导能力。时年四十岁。
 - 3 老兵李存壮：老兵油子，贫嘴滑头，见多识广，生存能力极强。时年三十八岁。
 - 4 神枪手刘晓刚：深沉寡言，枪法出神。时年二十七岁。
 - 5 士兵王强：土匪出身，哥哥，彪悍急躁，时年二十九岁。
 - 6 士兵王刚：土匪出身，弟弟，文静心细，时年二十六岁。
 - 7 翻译李二苟：原为日本人的汉奸走狗，后被尖刀连小队俘虏。时年二十八岁。
 - 8 枪手张福春：李存壮过去军队中的战友。时年三十六岁。
 - 9 张三彪：王刚、王强过去的结拜大哥，因事翻脸。时年四十五岁。
 - 10 金姑娘：队伍从日本人手里救出的满族女人，年龄未考。
 - 11 石井四郎：日本军官。年龄未考。
 - 12 井次玉郎：日本士兵，与李二苟同时被尖刀连小队俘虏。年龄未考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引子 / 001

第一章 阴兵借道 / 003

第二章 风雪山神庙 / 020

第三章 诡夜血战 / 037

第四章 逃亡路上 / 049

第五章 鬼打墙 / 059

第六章 鬼娃报仇 / 069

第七章 兄弟共妻 / 082

第八章 奇怪的暗道 / 093

第九章 发狂的王强 / 107

第十章 三张皮 / 120

第十一章 皇陵十品参 / 132

第十二章 双战皇姑坟 / 145

第十三章 群英猎魔 / 159

第十四章 兄弟阅墙 / 173

第十五章 莫名的死亡 / 188

第十六章 逃出生天 / 201

第十七章 皇族秘史 / 216

第十八章 元凶伏诛 / 232

第十九章 缄默的真相 / 246

尾声 / 262

篇外：关于铁盒 / 263

后记 / 268

引子

2008年1月7日，我乘夜班十点的火车去徐州，车上座位已经满了，于是我就沿着车身一直走，一直走到车尾。

车尾偌大一节车厢，灯也不开，里面连鬼影也没一个，我坐下好一会儿，车厢里才终于来了个人。我暗自高兴，心想一路有个人唠叨也不错。那个人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，在我对面坐下了。

“去徐州啊？”我试探着问。

“嗯。”那人回答。

我听他口音不是徐州人，又问：“去看亲戚？”

那人沉默了一下：“不是，在那打过仗，去看看埋在那里的战友。”

“哦，打过仗啊……敬佩敬佩……什么，你说在哪里打仗？！”我一下坐直了身子。

对面的人听声音也就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，近几十年里徐州什么时候发生过战争了？！

“徐州会战^[1]，狗日的小鬼子，埋伏在山上往下打。”对面的男人淡淡地说，“那次会战，我们全死了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吃惊地问他：“那，那您以前是哪个部队的？”

注释：【1】徐州会战，1938年1月至5月，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与日军华北方面军、华中派遣军各一部，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（天津至浦口）、陇海（宝鸡至连云港）铁路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防御战役。此役，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，攻防结合，灵活机动，获得大捷。但随战情的发展，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，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，企图与日军决战，因而使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。尽管如此，这次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，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，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。



“国民革命军三十一军下尖刀连。”男人说。

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不管坐在我对面的是疯子还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我都准备撤退了，男人的右手却一把按在我的肩膀上。

男人的手上虽然少了两根手指，却如铁铸一般，我又惊又怒，却怎么也扳不开他的手。

我正要骂他是个疯子，男人忽然喃喃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去过两山口吗？”

这一开口，他的话就没有停过。

后来，我但愿他是一个疯子。

(一)

自古打仗，兵家必争徐州，争徐州，先争两山口。两山口，两山之间一条道，两边山上伏了兵，等敌人进了筒，两边一封口，枪从山上打，饶你插翅也难飞。

1940年1月7日，被关在两山口的就是我们三十一军，小日本打起仗来比狼还凶。弟兄们也不含糊，双方都玩起了命。十几天下来，弟兄们没死的也都散了，我们尖刀连四十来号人还剩了六个人在一起。

连长周德辉，老兵李存壮，神枪手刘晓刚，王刚和王强兄弟俩，还有副连长陈泉，也就是我。

我们六个人冲上了山，却发现自己没路走了。周围都是鬼子，待着很危险，下去又是进口袋，迟早被歼灭。最后排长发现了一个鬼子机枪手待的山洞，我们乘天黑把里面的鬼子摸了，躲了进去。

你知道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什么？

我和李存壮搜索了一圈山洞，确定了里面没有任何潜在的危险，山洞里没有野兽便溺的骚气，似乎被待在里面的鬼子打扫得很干净。王刚在地上捡到了两个弹壳，是那种老式猎枪留下的，看来很久以前有猎户待过这里，不知道是和野兽还是鬼子发生过冲突。



第一章 阴兵借道

就在三四更交替的时候，一阵浓雾涌来，远远地他看见雾里黑影幢幢，整个一支部队正朝营地走来。放远哨的来不及问话，连忙开枪，可雾里没一个人倒下，倒是惊了营，整个营地马嘶人叫，乱成一锅粥。但那团雾渐渐涌了上去，涌到哪里，哪里的喧闹立刻变成死一般的寂静。



那天晚上,我们用洞里鬼子留下的饼干痛快地吃了一顿,李存壮生了一堆火。火光照得大伙的脸忽明忽暗。明天怎么办?谁也不知道。

连长周德辉清了清嗓子:“现在大家的处境,我们都很清楚,就不重复了。总之,能熬就熬过去,熬不过去临死前尽量多杀几个鬼子。下面。我清点一下人数。”

“刘晓刚!”“到!”

“陈泉!”“到!”

“王刚!王强!”“俺们兄弟在!”

“李存壮!”“没死呢!”

“还有我!三十一军尖刀二连连长周德辉!现在我们六个人……”

连长的声音忽然停住了,奇怪地看着大家,忽然大吼道:“国民革命军三十一军尖刀二连全体集合,立正,重新报数。”

我们对望了一眼,纷纷集合站好。

陈泉,到!刘晓刚,到!王刚,到!王强,到!李存壮,到!还有我,周德辉!……

连长停止了说话,愣愣地打量了我们一会儿,低声道:“再次重新报数!”

我们对望一眼,老兵油子李存壮第一个不干了:“连长,不带这么折腾人的吧,大伙累了一天,是不是该让大伙休息一下?明早再练操吧。”

连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:“想睡觉是吧?那也得睡醒了还有脑袋吃饭。大家互相看看,我们一共几个人。”

我看看四周:“连长,刘晓刚,王刚王强两兄弟。李存壮,还有我陈泉……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正好七个。”

等等。七个?我,刘晓刚,王刚,王强,李存壮,加上连长,应该六个人啊。

但现在我就看到了七个,而且没有一个陌生人,都是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的弟兄。

可居然多了一个!

连长盯着我们:“现在我问大家,连里连我一共几个人在洞里?”

大家估计都默数过了,和我一样也发现了异常,互相对视了一眼,没敢说话。

连长的眉毛拧成了一团,他正要说些什么,忽然有个声音响起:“报告连长,大伙现在需要休息。”

我们纷纷向那人看去,还是老兵李存壮。但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脸像现在这样惨白。



李存壮是我们连里除了连长年纪最大，参军时间最长的一个，也是个出名的老兵油子，却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，风凉话是喜欢说，像今天这么直冲冲地和连长硬碰，还是头一回。

连长也愣了一下，但立刻反应过来，冷冷地说：“在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前，谁也不准睡。”

怎么搞清楚？我想。我看了几十遍了，六个活生生的人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，可点人头数字就是七个，邪门了，是谁杂在我们中间了？是啊，不搞清楚我还真睡不着。

“报告连长，大家现在需要休息。”说话的居然还是李存壮。这下连长也觉得他情况不对了，我们更是开始仔仔细细地打量他。

他往常一张见人三分笑的油滑的冬瓜脸现在都快挤成了苦瓜，未老先秃的脑袋在火光下亮闪闪的，一粒粒豆大的汗珠布满了他油光光的额头。见我们都朝他看，挤出了一丝苦笑：“现在大伙需要休息，对吧？”

很明显，他知道什么事情，却不想对我们说，或者，不敢对我们说。

连长盯着李存壮：“李存壮，有什么事情对大家说清楚，这么多弟兄在，你还怕什么？”

李存壮看着连长，嘴哆嗦了起来，终于……

“报告连长，大家现在需要休息！”李存壮还是这句，但声音已经带哭腔了。

连长死死地盯住李存壮的眼睛，片刻后，轻轻点了点头，抬头对我们说：“尖刀连全体休息，连长周德辉值班，完毕。”

说实话，要不是遇见这怪事，大家的眼皮早就耷拉下来了，听连长这么一说，谁也管不了那么多，纷纷倒下就睡。

也许就我睡得不太踏实。蒙眬中似乎是李存壮拼命往我身边挤，蒙眬中听见脚步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，应该是放哨的连长不死心还在清点人数吧。

(二)

早上我是被冻醒的。雪花被风吹进洞口一米多远，堆得高高的，生的火早就熄灭了。我哈了口白气，心想也难为连长熬了这一夜，火熄了都不知道。估计也累得睡着了吧。

我爬起来正准备喊醒连长，忽然愣住了：旁边四个弟兄还躺着打呼噜，但



里面却没有连长。

连长不见了！

打死两个鬼子的尸体也不见了！

我大叫起来：“起来，大家都起来，出事了！”

大伙闻声一骨碌爬起来，摸起枪对准了洞口，我急忙道：“不是，不是外面，连长不在洞里了。”

刘晓刚迅速奔到洞口，按了按堆起的雪，抬头看了看我，又低头用手很快地将积雪一层层抚平，站起身来，疑惑地看着大家：“雪后没有人出去过。”

我们对望了一眼，反跟踪和跟踪是刘晓刚的特长。他说没有，就一定没有。但如果连长是雪前出去的，这么久他怎么会还不回来？

李存壮低头生火不说话，我看向王刚和王强。

王强和王刚两兄弟原是蒙古的马贩子，去东北丢了马没路走，跑上山当了猎户。后来兄弟俩合钱共娶了个山西寡妇，结果东三省沦陷，有群鬼子跑上山把他们的媳妇给糟蹋死了。兄弟俩一气活剐了最后那个没走掉的倒霉鬼子，一把火连房子和女人尸体都烧了个干净，跑别的山头做了胡子^[2]，又被鬼子追得站不住脚，逃出来投了国民军。

老大王强性子是出了名的火暴，自那个女人死了后，一部络腮胡子就没剪过，人称胡子强，遇见这种鬼事，嘴里已经“各跑各跑”^[3]地咧个没完。还是白净脸盘的老二王刚心细，悄声问我：“泉哥，你是第一个醒的，知道这雪什么时候落的不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早上我起来时雪都停了，哪知道是什么时候下的。对了，昨天睡得最迟的应该是老李，我记得昨天我要睡的时候，他还在那拱来拱去的……”

我陡然停住说话，怀疑地看向李存壮。大家的想法也和我差不多，纷纷看向他。王强更是直接端起了步枪对着他。李存壮急得连连摆手：“兄弟，兄弟，我睡的时候是下雪了没错，但连长那时候还在巡查呢，你们不要误会我做了什么啊。连长的功夫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能把他怎么样。而且，”他看了一下山洞的角落，“还有那两个鬼子的尸体，不也没了么？我一个人，能搬动三个人，还不被你们发现啊。”

注释：[2] 胡子，东北对土匪的俗称。

[3] 各跑，也读个泡，蒙古骂人话，相当于“他妈的、畜生、垃圾”之类不好的代词。

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们对望了一下，王强放下了枪。

那么，连长，还有两具尸体，就这么踏雪无痕地不见了？

大家都看着我，王强往地上呸了一口：“各跑，泉哥，你是个副连，连长不在，你就是老大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”

怎么办？我相信连长不是被李存壮害的，可这事还是蹊跷，联想起昨晚他鬼鬼祟祟的表现，这家伙肯定对我们隐瞒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要找到连长，看来还是得从他身上下手。

我对刘晓刚使了个眼色，朝李存壮努了努嘴，刘晓刚立刻端起步枪，眯着眼睛瞄准了李存壮。老兵油子李存壮头上立刻渗出了汗珠。

刘晓刚不爱说话，没事就喜欢摸着枪擦，长得也普普通通，丢人堆里就找不着了，但说起枪法那可是整个师里的典范，打鬼子是一枪撂一个，曾经一人一枪拖住了日本人一个小队的追击，最后鬼子追是追上来了，可一看正副曹长和一大半人都被神枪手办了，掉头就跑，跑的比追的还快。从此刘晓刚虽年纪轻轻，但刘一枪的大名无人不知，要说这个外号可全是用鲜血染成的，只要看见他的枪口对着你，你基本也就看见阎王的传票了。

李存壮不敢看黑幽幽的枪洞，掉头看着我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泉子，泉子，你快让晓刚把枪放下，别耍老哥我了，我刚才还有哪里说的不够清楚吗？”

我蹲下摸出了火柴盒，看看里面就三根火柴了，也不看李存壮，连火柴盒扔进了没点透的火堆里，淡淡地问：“你看呢？”

刘晓刚哗地拉上了枪栓。

李存壮啪地瘫了下来，喊着说：“你们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啊，我不是不想说，我是不敢说啊。说了咱们谁也活不了。”

我站起身来：“老李，说吧，说了大不了大家陪你一起死；不说，没准就是大家不认你了，黄泉路上你不要太寂寞啊。”

王强在旁边大叫：“打死他个各跑，对弟兄们还藏着掖着。”王刚也劝道：“李哥，有事别瞒着，说出来大家一起担着。”

李存壮看看我，又看看对着自己的枪口，再看看恶狠狠地盯着他的胡子强，牙一咬：“好，我说。”

(三)

兵油子李存壮说：

当年日本人没入关的时候，我在吴佩孚吴大帅的部队里，打的是冯玉祥冯老师。

那年冬天我们侦察排里十二个人，埋伏在一个窑洞里，准备去抓对方几个舌头^[4]。

正要出发的时候，突然前方传来一阵鬼哭狼嚎，我和排长伸头一看：见鬼了，四个冯军里的士兵边跑边叫，正朝我们奔来。

我连忙要放枪，排长一把拉住了我：“等下，看看再说。”我仔细一看，还真不对劲儿。

四个冯兵边逃边互相朝对方开枪。四个人互相开枪，你们明白吗？就是逮谁打谁，都跟被人杀了爹似的。

我抓抓头问排长：“这些龟蛋都发疯了吗？不是都说老冯的部队里最团结？就这德行？”

排长皱眉道：“先看，少叽咕。”

就在这当口，一个冯兵已经被打中了，惨叫一声，在地上打了个滚，没了动静。

啪的一声，又倒了一个，还是拿短枪的，不过没死。我看见他爬起看了看跑着的另外两个，端起驳壳枪，又是啪的一声，在自己脑门上开了一枪，这回真死了。

我眼都看花了，真想掐掐自己看是不是在梦里，洞里的弟兄们听到枪声都跑出来看热闹了。

跑在前面的那个冯兵似乎发现了我们这儿有人，没命地往我们这跑，边跑边喊：“救命！”后面的一个就玩命地追，边追边叫：“杀了他，杀了他。”

排里弟兄们瞪着眼睛一个看着一个，想：“这算什么姥姥的，我们是敌对的队伍啊。听你的？你说杀谁就杀谁？”

冲在前头的那个冯兵好像没子弹了，把手里的步枪一扔，飞快地跑进了我们待的窑洞里，上来就夺我手里的枪，还死命叫唤：“给我，给我，快给我打死他。”

我一枪托砸在他后脑勺上，他眼一翻白，倒了下去。

注释：[4]“舌头”，军事暗语，指能说出情报的俘虏。

我看了看排长：“老大，这算不算我抓的舌头？”排长正忙着砸倒又奔进来的一个，嘴里回答：“算。”

我们把两个人绑在一起，浇了一锅冷水，两个俘虏醒了过来，看一眼被绑在一起的对方，立刻大声惨叫起来。

先进来的那个大叫：“长官，他不是人。开枪啊，快开枪打他。”后进来的那个叫得更大声：“长官，别信他，他才不是人，快打死他，不然，我们就全完了。”

先进来那个急了：“长官，我们一个营的人都栽在他手里了，您千万别相信他。”

我上去一人扇了两耳光：“叫什么叫，这里你们说了不算。婊娘的，你们现在是俘虏，老子撒泡尿也比你们说话有用。明白吧？”

两个人被扇后都闭了嘴，只是拼命挣扎想离对方远点。

这时候电报机响了，电报员拿着打出的纸头发呆，排长低骂一句，问：“上面有什么指示？”

电报员抬头说：“不是我们的，是老冯那的。”

排长一下子来了精神：“上面写了什么？”

电报员说：“是密码，破译出来是‘多了一个，全完了’。”排长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
电报员头上出汗了：“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没准哪错了。”排长点点头。

这时候那两个俘虏突然又大叫起来：“没错，没错，是多了一个，是多了一个啊。”

我一人又赏了一巴掌。俩家伙又闭嘴了。

排长摇了摇头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全排集合点数，把舌头带回去。”

说到这里，李存壮停住了，看着我们：“底下的事情，你们应该知道了吧。”

刘晓刚看了看我，垂下了枪。我对李存壮说：“接着说，后来怎么了？”

李存壮点点头，继续说下去：

集合点数时，我们一个排十二个兵，加上两个俘虏，结果怎么点都是十五个人，大家身上都寒了起来，排长冷着脸亲自又点了一遍，还是十五。

排长没喊解散，走到窑洞门口看看渐渐涌上来的夜色，突然快步走到先进来的俘虏面前，啪的一枪打在他的脑门上，然后对我们沉声说：“再数。”

我们看着中枪的俘虏，俘虏的尸体躺在地上大睁着两个眼睛，脑后一堆红



的白的流出来，大家的心都寒了一下。排长这招叫镇煞，就是用杀气来冲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这说明两件事情：

一、我们确实遇见了不干净的东西。

二、它还是很凶悍的东西，排长心里也没底。

要知道镇煞这玩意儿可不是能随便用的，特别是杀俘虏，这是要夭寿的。

大家再次报数的时候声音低缓了很多：“一，二，三……十三，十四。”

大家的心刚一颤，排长接着又道：“连这个死人，十四。”

这下人数正常了，排长朝我一指：“存壮，你压俘虏走前面，我们去他们营地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

活着的最后一个俘虏听这话瘫地上不敢起来，被我一顿拳打脚踢，枪顶脑门上才肯哆哆嗦嗦在前面带路。

这时候外面已经起了大雾，可比雾更可怕的是我们底下遇见的东西。

(四)

洞外雾浓得像俺们在乡下挤出的洋母牛奶子那么白，对面都看不见人。俘虏在最前面带路，我在其后用左手牵着捆住俘虏双手的绳子，右手握着步枪头，排长在我后面，用右手抓着我的步枪把子，左手又握着自己的步枪头，把枪屁股往后面伸去。就这样一个串着一个，慢慢地往前蹭去。

这么大雾，一松手，谁也看不到谁了，现在我们全指望那俘虏带路了。

好不容易前面好像有个洞穴，我们听见那俘虏瓮声瓮气地在前面说：“到了，应该就是这了。”

从外面看洞里也全是雾，排长低骂一句：“鬼天要死人了。存壮你把绳子给我，去点个火。”

我答应一声，把绳子交给排长，从怀里掏出个火折子点了火先进洞里看看，发现还是看不清，只能看见雾外半米的光景，更要命的是，没走几步我就给绊了一跤，把火折子给摔灭了。

好在我立刻在绊倒我的东西上又摸出个火折子，凭感觉，这是具尸体。

死人不奇怪，按俘虏说的，这没死人才奇怪呢。我又点亮火折子，往那死人脸上一照，立刻吓得大叫起来。

排长随后冲了进来，照着火光一拉我：“什么情况？”

我抖着手一指地上的死人：“你看你看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地上的死人，就是排长镇煞时杀的那个俘虏。

还是排长机灵，一下就会过意来：“这是我们离开的窑洞啊，狗日的又把我们带回来了，这次绝对饶不了他。”说着排长一牵手上的绳子。

一牵，排长差点跌了个踉跄，连忙倒在我身上。我赶紧借着火折子的光亮看，他手上只有半截断绳，那个俘虏跑了。

这么大的雾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跑的，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。

排长把弟兄们都喊进洞里来，然后对着外面的大雾愤愤地开了两枪算示威，接着对大家说：“看这雾，今天是走不了了，就歇这吧。”

我们巴不得呢，掏出干粮就坐地上吃了起来。

突然排里眼神最好的枪手张福春喊了起来：“洞口有人影。”

大家立刻趴下抬枪对准了洞口，排长对外面叫道：“谁？是兄弟的说清楚，不然误伤了可别怪弟兄们。”

外面的浓雾缓缓地流淌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排长哼了一声：“弟兄们，瞄准洞口，管他是人是鬼，打了再说。听我指挥，三，二……”

“别开枪别开枪，是我。”外面传来个哭腔。他姑娘的，是那个逃了的俘虏，他又回来干吗？

排长像老虎一样扑了出去，不一会儿就把挣扎着的俘虏揪了回来，边打边骂：“狗日的我让你逃，我让你逃。”

俘虏鬼叫着说：“我也不想逃啊，我能往哪逃啊，我知道带错了地方你们肯定要揍我。我明明带你们去我们那里的，谁知道怎么又回这里来了。”

弟兄们心都一惊，是啊，这么多老兵，被人家带了个回头路居然一点也没察觉，虽说是大雾天可也太扯淡了吧。

我们还没说话，张福春突然冲了过去，把俘虏摀倒，低声道：“龟娃子撒谎，他带人来了，我们被包围了。”

我们睁大眼睛看去，这才发现雾中隐隐的黑影幢幢，分明是有大队人马跟在这个俘虏后面尾随而来。

但奇怪的是，我们看得见人影，却听不见一点人声。

我们也屏住了呼吸，外面的影子不说话，也不进来。大家就这么默默地对



峙着。

突然，我们身边传来滴滴答答的水滴声，张福春骂了一句“晦气”，道：“龟娃子撒尿了，格老子的腌臢了俺的鞋。”

这个俘虏居然被吓得尿了出来，我们听见他呻吟似的说：“是他们，是他们，一定是他们，是我那个营里的人啊。”

排长低声问：“你不是说他们都死了？”俘虏哭了说：“是全死了，现在来的不是人哪。”

排长沉默了片刻，猛然吼道：“给我打。”我们毫不犹豫地开了火。

打了一阵子，停火的时候，外面还是密密麻麻的人影，那么多子弹像是都打到大海里去了。

我想排长的脸色一定很难看，我听见他低骂：“狗日的局气不正，我们遇阴兵了。”

我的头嗡的一下。

（五）

什么！听李存壮讲到这里，我、刘晓刚、王刚、王强同时大叫了起来：“你遇过阴兵？”

李存壮哭丧着脸点了点头，我们四个人互相对望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睛里看到了恐惧。

王强上去踢了李存壮一脚，骂道：“各跑见了阴兵你还告诉我们，害人哪！”

李存壮也蹦起来吼道：“我就说不要说不要说，你们几个鳖肯饶了我吗？你，”李存壮指指我，“你，”他又指指刘晓刚，“还有你们两个。”他最后指了指王家兄弟，“你们刚才有人没逼我说吗？有人吗？”

王强端起枪就要打李存壮。“强子，干什么？把枪放下！”我喝住了他，朝刘晓刚看了看。

刘晓刚蹲地上慢慢地摇了摇头，我也咂咂嘴，知道这回真惹了大麻烦了。

阴兵的说法在部队里由来已久，我们是在枪林里讨生活的，往往早上带着脑袋去打仗，晚上都不知道能不能把脑袋带回来。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：

有的时候仗打完，回营吃饭的时候，有的兵娃子要去打水，老兵在旁边就说：“来来来，我带你个娃子一起去啊。”